奩史

序

奩史之作昉於凌義渠論者稱爲幽艷然止兩卷而已巏堥山人薈萃諸子百家之書而甄綜之廣爲二百卷刪存一百卷分三十六門凡若干類首夫婦著造端也終仙佛志皈依也大而典章制度小而一名一物微言懿行必錄香麗瑰奇不遺至纖至悉浩如秩如以鄭樵王應麟之學行張泌宇文氏之文而義渠不足言也是可傳已山人工詩工古文工長短句當代名人論之詳矣予嘗見其羣書經眼錄經史子集浩若煙海爲種一萬二千爲卷二十萬山人之涉

獵可謂廣矣而擷二十萬卷之精華爲等身之事業雜著十七部識大識小靡不卓然可觀奩史其一也山人之纂述可謂勤矣然而予之所以愛山人重山人者不徒以其涉獵之廣纂述之勤也愛之以其人重之以其品也山人賦性高閑煙霞泉石之嗜根於生初讀書懷古人之風不求聞知於世爲諸生十九年未嘗一入棘闈親故醵贐促之至金陵貸一驢一僕遍遊靈谷棲霞牛首獻花巖祖堂諸名刹而還矣屋中人咸笑之由是家益貧樵蘇不繼歌聲出金石始隱於鄉既而隱於京師既而隱於下位雖所居之

境不同而其泊乎寂寥不爲利欲之意無不同夫攖之澹定然也山人隱君子也予欲訪隱君子於名山乃不意於風塵宦海中得之是猶古之所稱仙吏如梅福其人者耶蓋江左固多奇士自三茅君王衛玉晨其流風遺韻至今猶未盡泯也予是以亟亟焉羅而致之幕下蒲團與共香火與共一時同人咸以奩史爲風雅之宗請予爲序而校而刊之或云山人有內記室博雅知書是編抄撮之功半出其手斯又粉印青編之餘事也

嘉慶二年余月長白伊江阿書於珍珠泉上草堂

奩史目錄

奩史凡例

衛正叔作禮記集說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
　寻則惟恐不出於人是編竊取正叔之義
撰述體例莫不善於六帖惟太平御覽玉海庶爲
　可法是編楷範二書而通變之
是編凡若干類每類中又暗分細類先以類從次
　敘時代其初細類悉標細目今照日下舊聞之
　例删去意在約束也
是編於諸書有可引者少無可引者多故所引之
　書三千種所檢之書不下萬種

羣書若正史通史別史雜史僞史經義類書說部書目書畫物譜詩話題跋詩詞文集選錄二氏九流雜著廣爲蒐羅用資博覽偶遇紙馅隨事考訂

援引羣書但嚴决擇不分界限經集少而子史多勢所必然卽僞書如天祿閣外史俗書如堅瓠集之類原不足錄間有一典半實從未見於他書者亦摘取之

稗官野記有其事不確而慧可解頤奇可醒世麗可爲詞章家之助者亦選用之

諸書記載錯出互異或兩著之或並證之或附注之若書名雖别事跡則同則舉一而棄其餘亦有云參用某書及某書同者

書之已佚不傳散見於他書所引者仍其原目存書名也

是編以雅馴爲主凡鄙褻者庸陋者蕪雜者殺風景者皆擯不錄

節義之事不能盡錄惟義生於情以委婉行其激烈者方入此女世說之例

感幽之事多涉詭誕故搜神記酉陽雜俎夷堅志

之類所擇尤嚴稍近雅實者並摘之

事之熟者畧畧而不晦僻者詳詳而不繁辭約而

該旨微而顯庶無失乎古人遺意

有一事可入幾類者入於此不復入於彼

所採閨閣詩詞必有事可錄如唐人本事詩之類

則採無事者不採事可錄而詩詞不足採者錄

事不錄詩詞

名人著作及婦女之文每摘句以備典故偶有一

二名篇或全錄之歷代史體如是

奩史卷一

東吳王初桐于陽纂述

松江王　昶述菴閱定

夫婦門一

夫婦

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之女出爲之后夫婦之道始此 洛書摘亡辟

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 杜佑通典

轉軸爲夫婦娶得轉軸夫婦之事也 夢書

北齊賦民之法一夫一婦曰一牀 借山隨筆

子時面熱主夫婦和合　開元占經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之時即訂盟約也　天祿識餘

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爲不敬婦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粧樓記

晉人夫婦相呼爲卿王渾妻之卿卿此婦稱夫爲卿也山濤謂其妻曰我後當爲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此夫稱婦爲卿也　甕牖閒評

琅嶠俗夫婦相稱以名　陳小厓外紀

以夫名妻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漢書

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爲司馬氏婦孔叢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問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日知錄

古人有以夫名妻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下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 因樹屋書影

朱博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 漢書

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 樊英別傳

仇覽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

謝覽冠乃敢入堂 後漢書

顧豈待妻有禮嘗疾篤妻出省之豈令左右扶起冠幘加襟趣令妻還 吳書及吾師錄同

何曾閨門整肅每見妻必正衣冠臼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既畢而退一歲不過再三 晉書

薛昌緒與妻相見必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四然後秉燭造室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幃其禮亦然 玉堂閒話

魏朗舉動有禮室家相待如賓 後漢書

常林帶經而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魏略

龐德公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 襄陽耆舊傳

五代葛從簡聞許州富人有玉帶遣二卒殺而取之卒夜入其家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感嘆因躍出告之使其速以帶獻懸笥瑣探

劉元素內子朱賢而善事其夫相敬如賓竹坡詩話

鄭氏允端字正淑姿稟秀慧尤善詩歌歸施伯仁相敬待如賓客肅雝集

楊虞州妻李氏有德無容楊敬待特甚本事詩

梁鴻妻孟光為鴻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東觀漢記

沈義道學於蜀中夫婦同心出入共載紀纂淵海

陶潛妻翟氏能安苦節與潛同志趣夫耕於前婦鋤

於後 昭明太子集

宗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 晉書

孫晷娶盧氏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 淵鑑類函

沈逸人婦金膺貞賢而才蔬食菜羹朝夕不贍欣欣如也逸人雖隱居陋巷門外不絕貴人車馬一日有客懷百金託逸人居間膺貞從屏內竊窺之不悅逸人苦謝客退逸人入告膺貞膺貞撫掌曰是吾心也 戊辰雜抄

賈娉娉字雲華魏鵬妻也有唱隨集 凝齋筆談

龎蕙纕字紉芳一字小畹工詩歸吳聞璩皆隱泉石

賦詩自娛歷有句云常同做曉凌晨起每伴讀詩午夜眠唱隨之樂可想見矣墅香閣集

吳門瓊僧麗蕙纕夫人葺藤花書屋晨夕倡和於內環碧齋小言

吳榴閣字允宜賦性幽閒能詩詞工書畫適姑表兄方雲駿彼唱此隨一時羨之居室記

姜桐音婦祁氏名敬英賢有文章每與姜倡和或姜遠游則必以詩相問訊有靜好集今世說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入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

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韓詩外傳

老萊耕蒙山之下楚王請以爲輔其妻負畚從田間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具言之妻曰妾聞可啖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杖可仰以官祿者可繼以斧鉞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從之 列女傳

狂接輿楚人也楚王聘之接輿笑而不應妻曰不如去之夫妻變姓名莫知所之 高士傳

楚狂妻與夫偕隱有賢名左芬著楚狂妻贊 玉臺文苑

陳仲子欲居齊其妻止之曰熱於就利者必先冷適於附名者必先淡雜鶩之爲天下賤者恆見也感鳳之爲天下貴者不恆見也今子無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事子行顯矣遂與仲子灌園齊野 女世說

長白山陳仲子夫妻偕隱處 長白山錄

祝牧與其妻偕隱作歌云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琴清英

蘭巖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隱此數百歲化爲此鶴 神境記

梁鴻將妻之霸陵山中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

詩以娛其志 東觀漢記

下彬自稱下田居婦爲傳璽室 南齊書

承宮將妻之華陰山谷耕種 太平御覽

崔覲隱南山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 唐書

大賢圖贊唐李渤撰夫婦偕隱者六人 國史經籍志

趙䓗夫婦俱有隱操 長短經序

楊處士朴夫婦偕隱朴詩有云隨著四婆裙子後四

婆處士配蘇嶠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 渭南集

楊通老移居圖有細君抱兒騎牛者即四婆也 後村集

王通棄官與妻隱去劉純臣贈詩有藍田夫婦總登

眞之句後不知所終（復齋漫錄）

蔡州有文秀才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者嘗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似五十許人一日挈其妻潛去莫知所適（西齋話說）

陶處士隱西溪夫耕婦織有木竹田桑之樂（西溪梵隱志）

于本大夫婦偕隱西山下妻作詩云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帬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買山藥那箇西山是我家（宮閨詩史）

許大夫婦隱於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千夫婦皆解詩許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

云兒家祗在西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 香案牘

周逸之夫婦偕隱鈔撮皀門廣牘刊行 静志居詩話

趙凡夫與其妻陸卿子偕隱寒山卿子工於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藉甚以爲高人逸妻如靈眞伴侶不可梯接 經義考

朱盛藻字瓊雅黃州楚宗女常作瀟湘逸尙序 彤管新編

番禺隱士王準結潔廬於西山之麓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 五色線

湖陽郭氏貞順與其夫周伯玉卜築偕隱詩一百二十五歲 觚賸

元微之初娶韋氏字蕙叢繼娶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參唱和時彥以爲閨房之美 玉臺清照

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手自批注閨房中以小室祀舜二妃配饗以曾其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公子兩京賦示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卽以黃金千觔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於是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鸞翾曰春黄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

箏白娟善歌春英善鑒古器善笙紅草善彈烏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綠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駕馴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清明君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軀長歛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巳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

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深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遂遠罰數觴公子竟辭矣或言公子乃於陵陳仲子後身清明君卽向時辟纑夫人也其後夫婦入山修道不知所終 李公子傳

常修晷曉文墨妻闞氏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修才學優博名冠流輩 文世說補

王元家貧嗜風月妻黃氏亦喜親筆硯與元共持雅操每中夜得句黃氏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

之好事者畫爲圖 郡閣雅談

史炎玉好學嫻文嫁爲張祺配祺亦有才與炎玉唱酬成集題曰和鳴 甘山志

歐陽修謂梅聖俞妻謝氏爲閨中之益友 稗史彙編

邢幼文美風采夫人商亦有令儀閨門唱隨鄉黨有金童玉女之目 靜志居詩話

屈安人韓汝慶之妻生十餘歲其父課諸兒讀經史安人刺繡其旁竊聽背誦通曉意義及歸汝慶詩文倡和稱莫逆焉 學稼條評

葉苑字季玉高文良繼室封一品夫人無書不讀諳

於政治文言奏疏每與商酌定稾　秋槎錄

李正芳字珠僊史蕉飲之配也焚香浴硯紅閨之韻事偏多脫珥收書畫閣之言删獨好　林蕙堂集

高陽氏有同産而爲夫婦者相抱而死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足是爲蒙雙民　博物志

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奪之妻密遺憑書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以示左右蘇賀對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

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魂彤管集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二身相抱而爲一樹孫權

封其墓曰比肩墓其子宏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
又呼爲小比肩 三吳記
摩鄧女先世與阿難爲夫婦甚愛敬 摩鄧女經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尤
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
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
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値
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
爲名故曰石尤遇此風者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
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投水中風即止 江湖紀聞

張敞爲婦畫眉帝知而問之敞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更有過於此者　漢世說

裴澤妻魏氏與澤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　北史

何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公主諱次男公主美容色聰敏有智與瑀情愛隆密　宋書

封夫人諱絢字景文善草隸工文章嫻黨號爲淑女歸殷秘校咸通庚子爲賊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逼之夫人奮袂大罵遂遇害酋去秘校來歸侍婢迎門曰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

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卽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亦相攜投井死　三水小牘

趙子昂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箇吳姬越女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荅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箇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子昂得詞大笑而止　本事詩

商景蘭字媚生祁彪佳之配伉儷相重未嘗有妾媵也夫人教其二子理孫班孫三女德淵德瓊德茝及子婦張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樹芍藥之花題詠幾遍經梅市者望若十二瑤臺焉 靜志居詩話

世謂滴血驗骨惟父子祖孫爲然按郡國志孟姜適范杞僅三日杞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杞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嚙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天香樓偶得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云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同心人白頭不相離街如

感之而不聘 樂府解題

張跂欲娶妾其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跂慙而止 釵小志

宣州有軍士家惟夫婦一日夫自外旋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牀終妻見之不哭但曰君死邪亦沐浴易衣與夫對坐而終 培塿居雜錄

俞汝尚致仕後謂妻黃氏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先汝尚十日卒 賓佚書

尤時亨與妻耿夫人同年月日生同年月日死 述祖德詩

陳元一夫婦華髮偕老無旦夕之分攜 遂初堂文集

元微之自會稽以尚書右丞到京未踰月出鎮武昌裴夫人柔之悵之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微之贈詩云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壻相隨即是家柔之荅之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近親 唐詩紀事

周渭以南漢不道脫身奔宋不暇與妻莫荃訣時荃年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飄然鴻舉不回分岐必能梯霄而出也遂親蠶存以給朝夕及宋師平南漢凡二十五年復見渭 女世說

三山倉階館陳氏七載思鄉苦切有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祝曰汝歸毋久留須臾到家門戸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階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階便上馬而行忽身在書館中隨身衣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 閒隱括異志

楊億別家十餘年鄉人傳已死其妻自河北迎喪會億送客馬上見夫人麤綫類其妻也睇睨不已妻亦如之詰之則是也相持而哭 閒中新錄

晁采春日送夫之長安將行晁氏悵然動容曰天涯俄頃得無悲乎 彤管遺編

蕭鳳質之夫游學在外感小疾鳳質爲書寄之有云聞不安恨東西相隔妾職有所不能盡徒涕泣懷念而已 海鷗居日識

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貰酒與文君歡 史記

有屑犨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 裴啓語林

吳逵夫妻居貧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無懈倦 南史

山濤未仕時妻韓氏相與共忍饑寒 六朝傳議

丁時習妻危氏與夫同甘苦未嘗以貧故見色 貧士傳

申屠氏美而豔十歲能屬文蔡孟光名希光年二十父以適學官弟子董昌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作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其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吟食貧作苦晏如也 女世說

劉兢妻郭氏能安貧夫婦隱於衡山終身不返 何氏語林

舒梓溪夫婦食貧歲除丙子持筐出屋傍淵中漉蝦子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生對酌 湧幢小品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

而令婦女比蹤豪傑 世說新語

張祜苦妒妻嗔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齒生花豈惜汝齒 白氏金鎖

彭汝礪妻宋氏熙寧中復納宋養明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典九江病革宋筆書曰衍世宛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後不打疊鼓投筵而逝 芸墁錄

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日買游物放生久不歸妻求術者令人解之術者諾見賣老婆牙者買以餉丁作詞曰茶寮山下一頭陀新來學得度蛸蟀蟛蟹與烏樊都他放錢多有一物似蟛蜞姓牙名老婆

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大笑而歸 [illegible]稗史

胡長粲性妬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制殺之爲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 北史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死大夫遣司馬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司馬云承旨帶搭姬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 輟耕錄

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播爲樂曲號

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　唐國史補

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日徐氏必欲皆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悟其非竟反目　高齋詩話

姜適遇婦人顏色絕代語適曰吾來爲汝家婦適云吾納室矣婦曰願爲妾御適以空屋處之逾年有道人造舍語適曰此劍仙也與夫反目易形外避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迹至君家殺此婦并及君吾來救君耳是夜三鼓見二劍自空飛入盤旋於適頸之前後

天將曉忽聞喝聲啓視有人首在地道人曰可賀矣忽俱不見婦人亦去 王照新志

趙明誠妻李氏能文詞號易安居士明誠卒易安再適張汝舟既而反目有啓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才見者笑之 香臺集

榮昌公主與駙馬楊春元反目神廟甚怒陳矩奏曰此閨壼小事不宜上動聖怒 酌中志畧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張叔夏製以爲九贈羨窮莞窮莞不服佩之裙裾香氣異常 瑯嬛記

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篇考楚漢春秋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於燕獄趙有厮養卒以利害說燕燕以爲然乃歸趙王厮養卒御王以歸王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　擬古今

國香荆渚田氏侍兒也山谷留守荆州時所居與此女爲隣山谷偶見之以爲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夫甚庸俗非其偶也山谷因賦水仙花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野人家後數年此女生二子矣會歲荒其夫鬻於田氏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

猶有餘妍 能改齋漫錄參用墨莊漫錄又見支頤集

朱淑真錢塘下里人才色清麗嫁爲市井民妻因所偶非倫弗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 斷腸集吳焯曰斷腸集魏恭仲輯鄭元佐加注分爲十卷刊行今失之世所傳二卷田藝蘅序者繆也

怨婦不知其姓旣笄受幣於姨兄馬生父沒繼母渝約改適母之族兄老而猥惡馬作詩貽婦婦荅之曰金丸打折鸂鶒翼利刃偏傷連理枝自古一牀無兩好如今方信昔人詩 翰府名談

徐瑤從王建入蜀獲士人李希妻兪氏有色瑤逼之兪氏曰吾夫常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

我尙以爲非匹若健兒耳乃思辱我耶 女世說

朱靜菴以所配非偶形諸吟咏其籬落見梅詩云可憐不遇知音賞零落殘香對野人 林下詩談

徐氏嫁俞氏紈袴兒也合巹之夕傳姆甚之曰郎君須屬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屬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後抱恨時形筆墨其嬸林氏詒書勸勉徐與之往復纏綿惻愴爲人所傳 宋珏黃陽二婦傳

德淸蔡氏召乩仙題曰誰云富貴卽爲良想到癡肥

欲斷腸薄命紅顏今已矣泉臺應愛讀書香後寫若溪十景擲明霞題好事者尋至某處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蓋明季某太守之女死葬於此詳味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終者也 述異記

鄧氏女嫁鄒氏夫不類女鬱鬱不自得發爲詩詞語多淒怨居二年竟以怨死有句云啼鳥落花春已暮孤燈殘雨夜偏長 彤管新編

周綺生爲松陵一元氏者負之而趨綺生做衣毀容重自摧廢晨夕炷香佛前祈死時作小詞寓意一元氏以五七言回環讀之迄不能句綺生乃開顏一笑

也無何悒鬱而死嘗有句云侍兒不解春愁報道杏花零落知者咸傷之 静志居詩話

顏芳在之妹宛在適吳興貴公子蠢愚忿邑每出則鍵宛在於深閨庭涼月皓徑暖花芳不許一至吟玩宛在以茗中人呼之結褵而後竟不聊生憔悴經年遂至奄逝 婦人集

眛娘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美姿容善書畫吟咏父母愛之明甲申戍兵入松陵眛從父母走僻巷中舜水廬室悉爲灰燼亂定父歸葺故廬眛從女奴曰問香往依其姑於午溪姑字倩娘夫死無子甚愛眛

娘視若子也有潘生者與倩相悅問香稍知之以告睞睞嘿不應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倩邀睞往遊挈睞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落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睞之右肩睞驚愕隔花望見潘生凝睇於睞睞赬顏不懌一日睞娘疊紅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盡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隔引出幽香落外邊簽隱刺倩事書畢倩娘至睞急取置鏡臺鎖櫥內而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衫袖而出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箋授生生展視乃絕句後

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睞娘小字紅箋是潘郎自媒也後累日問香攜班竹鎖絲籃籃置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爲睞午茶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帝果畫文錦尺幅密緘重重發緘而觀則潘生詩也睞起立碎紙擲地遂往見倩曰姪以稺年托命於姑姑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寶敗令名請從此辭時舜水已成小築睞之父母迎睞歸閱歲餘倩至睞父母家爲睞議姻極口潘生之才而諱其貧睞父母擇吉贅生於家乃隔歲園所見人也睞大號慟絕而後甦惟曰倩娘誤我父

母再四排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紀嫵閨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二年生挈眯以歸生之父母窮悍極虐素知眯之不禮生爲盛怒以待眯眯拜方畢合啼入室竟不聯生生以不給家食爲硯耕之謀復隙館館之隣女兒黠其主眯愈不禮生生大慍眯叱罵之聲達於庭戶眯支頤語生曰薄命之謫衔究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鬚何爲無恥無禮我死爲鬼厲生倘能爲人乎語未竟㥒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眯因命盡此夜夜分間香於故篋中取愁盟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縷戀小寫百葉折幼時所畫花鳥粉

本悉焚之火乃裂帛和淚爲書授問香曰遇明汝爲吾送易氏爰姬及晨昧父母得書慣駭長慟而至則昧已縊於前軒矣年纔二十四歲 觚賸

漢末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賦仲卿妻詩以敘其事 詩紀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而作別鶴操 崔豹古今注

王獻之娶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 王氏家譜

崔淮妻雍氏乃雍秘校之女夫婦相歡而淮不禮其

妻父妻父不平之奪其女爲尼涯不得已爲詩留別云隴上泉流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月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唐詩紀事

王彥齡妻舒氏工篇翰彥齡失禮於婦翁翁怒邀其女歸竟至離絕女在父家偶獨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唇詞云獨自臨池悶來強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却年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 夷堅支志

陸務觀初娶唐氏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遂出之唐氏後改適趙士程嘗以春日出

游相遇於禹蹟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句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惘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齊東野語

蘇州某官娶一婦始以金屋貯之既而離異松陵吳愼思爲賦鳳求凰變四絕中吳紀聞

曹侍郎詠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離異更適詠詠以秦檜姻黨驟擢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攜母來觀見厲服用精麗供侍尊嚴嘆謂其母曰渠合此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檜殂詠貶新州而亡二子蕩產至不給朝餔依居親舊厲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顧老婢曰吾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延休堂漫錄

黃昌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爲人妻後昌爲蜀郡守其

妻因治事至於府中昌以不類蜀人問其由妻曰妾本會稽黃昌妻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還為夫妻 後漢書

龐林娶習顯妹魏武破荆州習氏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文帝賢之賜牀帳衣服顯其節義 女世說

李繁姊先適陳誂生四子遭亂賊掠去誂更娶嚴生子暉繁後得姊歸誂誂稍注二妻 晉書

張蘊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詐癡不能梳沐後蘊為宋長史因貨絹千餘疋贖求皇甫文成

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已六十矣皇甫歸讓令諸妾境上奉迎 北史

侯景寇亂徐孝克養母饘粥不給妻臧氏有色孝克欲令改適以濟母乏臧氏弗許時景將孔景行多予孝克穀帛逼迎之臧氏涕泣去然猶深念舊恩數私餉孝克母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途中累日乃見謂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遂更爲夫婦 百泉子緒論

李德武妻裴氏以孝聞鄉黨德武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父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

必儷他族於此長決矣荅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娶爾朱氏赦還聞裴全節乃遣後妻與裴爲夫婦如初 六帖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倘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德言引至旅邸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

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古今詩話

元和中某糾被劾止逆旅時裴晉公微服出遊偶至店詰之告以故且言某將娶通郡牧强以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荅曰姓某字黃娥裴曰某卽晉公親校也試爲子偵至晚忽有緒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韜園寫雜著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大歷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揚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乘馬行馬驚墜谷中孟生慟哭設祭服喪捨去韋氏下墜枯葉之上體無所損饑則食木葉忽見巖穴中有光如燈漸近乃是龍目龍長五六丈從穴出韋氏自度必死遂抱龍跨之龍直躍穴外遂騰於空韋氏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此龍漸低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遇一漁翁問此何所漁翁曰揚子縣韋氏私喜曰韋少府到任未我即其姊也漁翁與根至縣門韋氏遣報孟家十

三姊欲入韋生日十三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具說此由韋生驚見之後數日蜀中凶問至韋生乃遣人送姊入蜀 原化記

安南萬春妃性情淸淑先許適文士蕭雅王聞其美納宫中踰十載猶念雅不置一日臥疾王問之泣對曰妾旦晚塵土矣然所不忘者君憐與親愛俱深耳今舉目見王不見父母生有十年之闊死無數日之親奈何王愍惻許出宫療之會雅所娶妻適殞而王亦嗣薨遂復爲夫婦 鬱岡齋筆塵

陳公緒倡義歸宋挈其子庚與俱妻劉氏留金國二

十五年誓不嫁常縴蕭自給及庚漸長涕泣思母傾貲迎歸時公緒亦誓不娶復爲夫婦 女世說補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即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年邢挈家赴鄧州單亦舉家往揚州是冬寇擾邢夫妻遇害春娘爲賊所擄轉賣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爲全州司戶甚慕楊玉遂謀一會司戶見玉似箇名家苗裔因推究之玉曰妾本官族姓邢

幼年與舅舉推官之子符郎結婚後父母遭寇亂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因好言正問曰汝肯嫁我乎玉曰妾所願也司戶乃發書告其父父致書與全州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召玉與司戶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媼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相厚者今將遠去欲與話別何如司戶許諾春娘遂就會勝寺請翁媼及同列者飲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情極相得酒酣忽起持春娘手曰娘今超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鍼線妙絕

春娘曰我司戶正少一鍼線人妹肯爲我下乎英曰望姨爲我方便脫此門路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旣而屢請司戶不得已言於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耶敬奉命司戶遂挈以俱歸歸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子 摭青雜記

劉文龍妻銅鏡破而復圓及歸果妻果被富人謀娶其妻貞烈不從文龍更繼團圓 夢書大全

元至正初崔英授永嘉尉攜妻黃氏赴任舟人殺僕沉英水中席捲所有黃氏乘夜登岸投尼姑院落髮立名惠圓每拜觀音密訴心曲忽一人到院說懺舟

者拾畫芙蓉一幅尼張屏上黃認之乃題臨江仙一詞時退居御史高公愛畫郭慶春求屏獻之忽一人賣草書問姓名對曰崔英赴官永嘉舟人沉英妻僕不顧幸得登岸公曰且留吾家見畫芙蓉因垂淚公怪問英曰此舟中失物詞乃妻黃氏作也公遂問慶春荅曰買自尼院稱尼姑慧圓題公即令人謂尼曰夫人喜誦經請慧圓作伴慧圓至與夫人同寢處勸之養髮但不與英言公告御史捕之即以贓給還英辭赴任公曰待作媒英曰糟糠之妻存亡未卜別娶非願公曰足下高誼如此但容奉餞及開宴公呼慧

圓出則英妻也夫婦相抱而哭芙蓉屏記

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攜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翼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其語爲主母所偵郎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雙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啓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雨行珠淚孤燈

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即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復合 西樵野記

揚州盧翰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宏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訛傳至家父母憐其寡强以聘江西謝能之子啓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爲婢以全節操啓不得狎與李歸江西舟過金山李題詩於壁署其後曰揚州盧翰妻李氏題既而盧舉進士差往江西過揚州知妻已嫁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

而得之爲夫婦如初　堯山堂外記

聶翁山西人歸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氏之婦新寡翁卽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被官兵俘獲刺史聶熊臣蓄之詢及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其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眞而父也遂拜哭大慟廚具成賀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曰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母子里居姓名合李熊臣歸述於母母命設醴邀翁翁至則庭見出曰尚識爻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

史閩之與吏目序兄弟焉見聞錄